



鄭世家第十一

古史十八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三年初封於鄭幽王八年爲周司徒幽王以褒姒故王室多邪諸侯叛之桓公懼及其難問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毋弟甥舅則皆蠻荆戎狄非親則頑不可入也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郟爲大虢叔恃勢郟仲恃險皆有驕侈貪冒之心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矣必將背君若以成周之衆伐之無不克矣旣克二

邑鄔弊補丹依蹂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  
主芟醜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說乃東寄  
孥與賄虢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遂建國焉十一年申繒  
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麗山之下桓公死之鄭人立其  
子掘突是為武公案索隱鄭昭公名忽厲公名突皆武公之孫世豈有孫與祖同名者武公之名必傳者之誤理或然也然武公復為周司徒國人宜之詩無以考證姑錄舊史而已武公復為周司徒國人宜之詩  
人為之賦緇衣武公十年娶于申生寤生及段姜氏惡寤  
生而愛段欲立之公弗許二十七年武公卒寤生立是為  
莊公姜氏請封段邑之於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段既居京又私其旁邑公子呂  
復請除之公不聽二十二年段與姜氏謀襲鄭公聞之乃

使呂伐之段出奔其遷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  
毋相見也既而悔之穎封人考叔聞之言於公曰君何患  
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可也公從之乃復姜氏如初鄭自桓  
公而為周卿士平王始貳於虢周鄭相惡王子狐為質於  
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二十四年平王崩周人將以政畀  
虢公四月使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  
七年公朝于周桓王不禮焉二十九年以太山之祊易魯  
許田釋太山而祀周公虢公忌父遂為周卿士公以齊人  
朝王三十年王命公為左卿士宋公不王公以王命討之  
三十二年公及齊魯入許許男奔衛使許大夫百里奉許  
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居許西偏曰我死則去之毋與

許爭相王復取我郕蕩邗之田而與我蘇氏十二邑蘇氏  
叛周王不能有也周自是遂失鄭是時楚方北征諸夏三  
十三年公會蔡侯于鄧以謀楚三十七年王奪公政公不  
朝王從蔡衛陳人來伐公禦之王卒敗祝璠射王中肩聃  
請從王公不許夜使祭仲勞王三十八年北伐齊太子  
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齊人餽諸侯之大夫使魯爲之班  
魯以周班後鄭忽怒四十二年以齊師衛師攻魯四十三  
年莊公卒祭仲立忽是爲暉公公之爲太子也齊侯將妻  
之以齊大非偶故辭及其賊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  
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不聽莊公寵子三人  
曰子突子亶子儀突母宋雍氏曰雍姑雍氏有寵於宋莊

公宋人誘祭仲執而與之盟使立突歸忽出奔衛突立是  
爲厲公宋以立公故責賂無已魯侯欲平我於宋宋公不  
可元年十二月師及魯師伐宋二年宋以齊衛燕人來戰  
我及魯師敗之三年宋復以諸侯伐我四年公患祭仲專  
使其婿雍糾殺之不克糾死夏公出奔蔡昭公復入許叔  
入于許秋厲公入居于櫟冬諸侯伐我將納厲公不克初  
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諫不聽公入二年渠彌  
弒公而立子亶子亶元年齊襄公師于首止將討昭公之  
亂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  
子儀于陳立之子儀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請  
納公盟而舍之六月瑕弒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公之

出十七年矣入而殺傅瑕以其貳於子儀又責原繁以其  
不納已也繁縊而死後元年公會諸侯于鄆齊桓公始伯  
既而宋齊邾伐邾我間之侵宋二年春宋齊衛伐我冬公  
及諸侯盟于幽始成于齊三年齊人以公之不朝也執我  
大夫詹五年周大夫奉王子頹以伐惠王不克出奔衛衛  
燕爲之伐周六年公和王室執燕仲父以王歸處于櫟子  
頹享大夫樂及徧舞公謂虢公曰子頹干王之位禍莫大  
焉而歌舞不倦是樂禍也樂禍必敗乃謀納王七年公及  
虢公納王殺子頹享王于闕西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亦  
將有咎王賜我武公之略自虎牢以西五月厲公卒子文  
公捷立七年楚子元伐我入純門縣門不發楚言而出楚

師疑焉諸侯來救楚師夜遁十三年狄入衛公惡高克使  
帥師次于河上以禦狄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詩  
又爲之賦清人十四年楚人伐我比三歲來伐以我即齊  
故十七年齊桓公服楚於召陵師還將出於陳鄭之間陳  
轅濤塗與我大夫申侯謀譎齊使出於東方申侯許而陰  
背之齊侯說與之虎牢濤塗謂申侯必城之因譖之公曰  
申侯將以城叛十八年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帶齊相公  
合諸侯盟于首止以定鄭王疾齊使周公導鄭叛齊從楚  
公喜於王命逃歸不盟十九年諸侯伐我二十年齊復伐  
我公殺申侯以說秋卅子華會諸侯盟于審母華言於齊  
侯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以鄭爲內臣齊侯不許

二十一年公乞盟于齊二十九年殺世子華三十年齊桓公卒公再朝于楚宋襄公怒三十五年宋伐我楚子來救敗宋公于泓公享楚子取我二姬以歸晉公子重耳亡過我公不為禮叔詹諫不聽三十七年伐滑王使伯服游孫為滑請公不聽而執二子王以狄伐我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既而黜之狄攻王王來處于汜公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而後聽政四十年公及楚人圍宋四十一年公如楚勸伐晉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公懼使子人九行成公及晉侯盟于衡雍四十二年晉侯秦伯圍我晉無禮且貳於楚公使燭之武夜見秦伯曰鄭知亡矣然亡鄭以陪晉晉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君亦

何所不利秦伯說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還晉師亦去初文公有子六人子華子臧得罪死子士死於楚子俞彌早卒子蘭奔晉惟子瑕在而公惡之弗立也子蘭之母曰燕媧賤妾也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僚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故生子名之曰蘭蘭從晉侯圍鄭石癸曰吾聞姬媧耦其子孫必蕃於是召而立之以與晉平四十五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若潛師以來鄭可得也秦伯從之元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以乘韋先牛十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公使皇武子辭焉秦師知其有備乃去十年楚人間晉靈公之少也師于狼淵以伐我囚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遂

及楚平十一年楚子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爲右孟公爲左孟十八年晉侯會諸侯于扈以我貳於楚不見公公子歸生使謂趙盾曰居晉楚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吾罪也晉人乃行成使趙穿公婿池來質我亦使太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初宋人弒昭公而齊懿公凌虐魯國晉再合諸侯將討之皆取賂而還二十年公及楚盟以晉爲不足與也秋晉趙盾以諸侯伐我會于棐林楚蒞賈來救囚晉解楊冬晉復伐我二十一年春歸生以楚令伐宋敗之于大棘囚華元獲樂呂晉再來伐二十二年及晉士會盟夏楚人侵我冬穆公卒子靈公夷立元年楚人獻鼃於公公子宋與歸生將見宋食指動謂歸生曰我如此必嘗異味公食大夫

鼃知宋之言召而弗與宋怒染指嘗之而出公欲殺之宋與歸生謀而弒公諸大夫欲立公子去疾去疾辭曰公子堅長爲立堅長爲襄公襄公欲去穆氏而舍去疾去疾請與穆氏皆亡乃舍之皆爲大夫冬楚子伐我元年楚復伐我晉荀林父來救二年楚復伐我成而還三年公會諸侯于黑壤復與晉平五年楚子伐我晉卻缺來救公敗楚師于柳林國人皆喜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六年夏及楚人平諸侯之師伐我亦與之成冬楚子伐我晉士會以諸侯來救逐楚師于潁北遂戍鄭公子歸生卒討靈公之亂斲其棺而逐其族七年楚子伐我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盟于辰陵且微事于晉八年春楚子圍我旬有七日國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師退我復修城楚師復進三月入鄭  
公肉袒牽羊以逆楚師爲我退三十里而平夏晉荀林父  
帥師來救群帥不協楚人敗之於邲十年晉侯伐我公如  
楚謀晉十七年晉侯復以諸侯伐我公子偃禦之敗諸師  
輿十八年春襄公卒悼公費立冬晉欒書伐我楚公子側  
來救公與許男訟于側元年公與許男皆訟於楚我不勝  
公歸請成于晉八月及晉趙同盟于垂棘二年春公如晉  
拜成六月悼公卒弟成公踰立楚公子嬰齊伐我晉欒書  
來救遇於繞角楚師還成公元年春公如晉秋楚嬰齊伐  
我晉侯帥諸侯來救囚楚鄭公鐘儀三年春楚人以重賂

來我公會楚公子成于鄧秋公如晉晉人執公而使欒書  
來伐冬楚嬰齊侵陳以救我公孫申謀曰我出師圍許爲  
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乃圍許四年晉使衛侵  
我公子班以申之謀立公子繻國人殺繻而立卅子髡頑  
晉人伐我而歸公賂之以襄鐘盟于修澤公子駢質焉公  
歸而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公子班出奔許六年晉楚之  
大夫盟于宋曰無相加戎公如晉聽成九年楚背晉侵我  
喜侵楚取新石十年春楚以武城之田求成駢從楚子盟  
于武城夏喜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宋師舍于夫渠  
宋備喜覆而敗之獲其二帥我及楚子與晉侯戰于鄢陵  
楚鄭皆敗績晉人射楚子中目秋晉侯復以諸侯伐我喜



齊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十一年春駢侵晉衛人侵我以救  
晉夏太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人來成是歲晉悼公初  
立以諸侯伐我楚嬰齊來救自是晉再伐我楚再來救十  
四年夏成公卒子僖公憚立成公疾病大夫請息肩于晉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若背之其誰暱我秋諸侯  
會于戚以謀我冬諸侯城虎牢我及晉成僖公無禮于諸  
大夫五年將會諸侯于鄆駢相又不禮馬駢使賊弑公而  
以瘡疾赴于諸侯子喜生五年奉而立之是爲簡公元年  
蔡群公子謀討駢駢先之反殺群公子公子發侵蔡獲蔡  
公子變諸侯會于邢立公親獻捷于會冬楚公子貞伐我  
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欲從楚公子嘉公孫萬公孫舍之

欲待晉駢曰謀之多族事滋無成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  
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可也舍之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晉君方  
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  
將速歸何患焉駢不從遂及楚平二年晉以諸侯來伐將  
圍我乃行成將盟晉人爲書曰鄭國不唯晉命是聽有如  
此盟駢曰天禍鄭國使介屠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  
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人民不獲享其土  
利夫婦辛苦執事隘無所底告今日旣盟之後鄭國不唯晉  
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亦如之晉人不得  
已而盟復以諸侯伐我而去嘉欲擊晉師舍之止之冬楚

子伐我駢欲及楚平嘉與萬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若何駢舍之曰吾盟固云乃及楚平三年夏輒及楚公子貞伐宋衛侯救宋舍之曰必伐衛以明與楚使皇耳侵衛衛人獲皇耳輒又與楚侵魯魯仲孫蔑曰鄭執政將有大咎師競甚矣秋晉侯以諸侯伐我師于首止尉止與駢有怨帥群不逞以作亂殺駢發輒三大夫嘉知而遷之故免嘉當國諸侯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乃及晉平楚貞來救宵涉潁與楚人盟諸侯之師侵我北鄙而歸諸大夫患晉楚之故陸渚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能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則可固與矣舍之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

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使疆場致惡於宋四年春宋向戌侵我大獲夏舍之侵宋諸侯圍我秋及諸侯盟于亳栾子秦師來伐我逆而與之伐宋諸侯復來伐我乃使良宵石奭如楚告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乃行成于晉冬公會諸侯于蕭魚晉人歸鄭內納斥侯禁侵京十一年冬公會諸侯圍齊公孫萬出良宵公孫異法行嘉令之公孫夏守嘉謀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圖之楚令尹午帥師伐我二子知其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應楚無功而還十二年國人討尉止及楚師之難嘉以甲自守舍之夏率國人伐而殺之逐其

黨子葦子良皆奔楚立公孫僑爲卿十七年秋諸侯會于夷儀將伐齊冬楚子以諸侯之師伐我以救齊當陳隧者并埋木刊鄭人怨之十八年夏舍之僑以車七百乘入陳命師無入公宮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賂我以宗噐舍之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以獻僑入數俘而出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冬公如晉拜陳之功夏復伐陳取成而還許人有怨於我十九年秋許靈公如楚請師而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楚子來伐僑曰晉楚將平楚王於是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舍之說不禦寇楚獲九人而歸二十年良宵會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旣盟公

享趙武于垂隴大夫七人皆從武請賦以觀其志退而告人曰皆數世之主也良宵賦鶉之奔奔武曰是將爲戮二十一年秋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辭之而要公吉還以告舍之舍之曰楚不脩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私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游吉如晉告朝于楚公如楚楚康王卒二十二年舍之卒其子虎即位鄭饑虎以父命餽國人粟戶一鐘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爲上卿良宵將使公孫黑如楚黑不願強使之黑將攻之大夫和之盟而止裨諶曰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紓二十三年夏公及大夫盟良宵又將使黑如楚宵嗜酒七月黑

及其醉伐之醒而奔許公盟大夫於太宮盟國人于師之  
桑宵自墓門之竇入駟帶率國人攻而殺之罕虎以政授  
國僑僑爲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產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  
十四年夏公如晉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二十五年楚令  
尹圍娶于公孫段氏國人懼其襲我使行人翬辭焉楚人  
知其有備請垂橐而入乃許之黑與公孫楚爭室婦人欲  
從楚黑橐甲以見楚將殺之楚擊之傷大夫畏黑爲之放  
楚於吳六月公及大夫盟于公孫段氏六卿私盟于董隧  
黑強與於盟書曰七子晉趙武死公往吊之趙氏辭及雍

而復二十六年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  
不果大夫數其罪戮之二十七年秋罕虎如晉告將適楚  
冬公如楚楚子及公田於江南二十八年僑作丘賦國人  
謗之三十年春僑鑄刑書晉叔向以書非之不聽士文伯  
曰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火見鄭其灾乎六月丙戌鄭  
灾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志學立元年秋公會諸侯于平  
丘僑爭承晉人許之罕虎卒僑哭之曰吾已無爲爲善矣  
惟夫子知我四年晉韓起來聘求賈人之玉僑辭焉起以  
玉與馬私覲於僑而謝之四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  
裨竈謂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罍玉瓚鄭必  
不火僑弗與六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灾三日哭國不市

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亦不復火八年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史記韓非

卒後此二十六年十二年公如晉游吉相與范鞅言及王

子朝之亂鞅曰若王室何吉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

王室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鞅懼與韓起謀而納王十六

年定公卒子獻公薑立二年晉頃公卒游吉吊且送葬豈

人以其無貳詰之對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寡君有所助

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不足也靈王之喪我先君

簡公在楚印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日女盍從舊

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從其省則吉

在此矣晉不能詰十年正月游遠帥師滅許周儋翩率王

子朝之徒將因我以作亂于周我為之伐馮滑晉靡盬黍

狐人闕外二月晉人使魯來討取匡十一年公及齊侯盟

於鹹始叛晉十三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鄭益弱駟歆殺

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罪之元年游遠會齊侯衛侯于安

甫二年及魯平五年冬晉范氏中行氏既出奔復入我師

助之晉人敗我于百泉六年宋平元之族自蕭來奔夏罕

達敗宋師于老丘八年齊人輸粟于范氏罕達駟弘送之

晉趙鞅伐我戰于鐵我師敗績十三年春宋師侵我宋鄭

自此連歲相侵爭邊邑至十九年以所爭邑為墟乃止二

十六年晉荀瑶伐我取九邑三十三年荀瑶復伐我齊田

桓來救晉師還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錫立八年鄭人

弑公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為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  
已立元年韓伐我殺幽公鄭人立幽公之弟駘是為繡公  
年表云十五年韓來伐取雍丘城京十六年伐韓敗之於  
幽公子負黍二十年韓魏趙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圍韓陽翟二十  
五年殺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弑繡公而立幽公之  
弟乙是為鄭君二年負黍反復歸於韓十二年韓伐我取  
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

蘇子曰鄭之諸公相武之後惟莊公為賢然其為人喜權  
而任數相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為之所  
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  
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

鄭伯克段于鄆而立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相王  
貳於號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  
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烏乎其彼  
心發於中卒不可蓋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  
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駘子展為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  
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帥諸侯以弊楚師楚不能爭而  
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言秦不能加焉詩云誰能執  
執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  
子產政將及子子為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  
之鄭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越世家第十二

古史十九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

謂之越子斷髮文身披草萊而邑焉

或謂越祝融之後也

曰辛姓夏越不足命也史記越為禹後妣姓未知孰是

其先二十餘世不通於諸侯

與吳為鄰世相攻戰至於允常吳王闔閭立五年始舉兵

伐之春秋謂之於越魯史墨聞之曰越得歲而吳伐之不

及四十年吳將不免闔閭十年克楚入郢越間之入吳吳

亦敗於秦楚而歸允常卒子句踐立時闔閭之十九年也

越王句踐元年闔閭因其喪伐之句踐禦之陳于檣李惠

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曰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因而

伐之大敗吳師闔閭傷指而卒其子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三年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大夫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遂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越王許諾乃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胥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越王越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曰吳太

宰嚭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越王乃以美女寶器各種間行獻嚭嚭受之乃見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越已服爲巨若將舍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伍員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姜里齊小白奔莒晉重耳奔狄其卒王伯何遽不爲福乎及其反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厚遇賓



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爲質於吳五年而吳歸蠡九年越王自會稽歸七年矣其士民皆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結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越王曰善十一年吳王伐齊十三年將復伐齊越王率其衆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伍員懼諫弗聽遂伐齊敗之而歸殺伍員而任嚭以政越王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十四年吳會魯臺臯臯十五年吳會晉黃池吳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守越王復問范蠡蠡曰可矣夏六月丙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王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獲太子友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王歸自黃池使人厚賂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十九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死於齊晉遇於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

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

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亂遂敗之二十一年越圍吳二十三年始聘於魯二十四  
年夏納邾隱公邾太子革來奔吳王夫差棲於姑蘇之山  
使公孫雄請成於越肉袒膝行而前曰孤臣夫差敢布腹  
心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得與君王成以歸今  
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如會稽之赦孤  
臣之罪乎越王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  
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  
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  
取反受其殃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越王曰  
吾欲聽子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

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德者泣而去十一月遂滅吳夫差

自殺越王葬之史記越王葬吳王而誅大宰嚭歸之罪誅

太子適郢新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告于季孫季孫

懼使因太宰嚭而納駟乃止滅吳後二年嚭尚在則越未

嘗誅也越王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諸侯會于徐州致貢

於周周元王使人賜越王胙命為伯越乃以淮北地與楚

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

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

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

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

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

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

殺二十五年秋魯哀公使叔青來聘使諸鞅報聘於魯二十六年魯哀公來朝二十七年衛出公在城鉏使其祝史揮來請師以伐衛二十八年夏使臯如后庸帥師會宋魯之師以納衛侯取賂弗克納而還衛侯來奔遂死于越二十九年春使后庸聘于魯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秋魯哀公來奔王句踐卒左傳史記皆不記句踐之年然史記稱越王元年闕闕允常死與師伐越敗於壽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無疆與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方伐齊齊宣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以不伐楚者

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程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於頓兵接刃而況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邾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

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齊魯南陽分有大於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關晉楚也晉楚不關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是以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索隱復猶言沉復也讎當作讎讎龍長沙三邑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宿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成其弊可以伯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

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劫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閩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蘇子曰吳以蠻夷爭盟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旣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彊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

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相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彊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越世家第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古史二十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茲世蜚廉有子二人其一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妻其二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子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半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穆王得八駿馬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欲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

史記言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騮耳獻之穆王為穆王御以見西王母事近於誕故不錄而取鄭丹言穆王事

而徐偃王反穆王馳歸攻徐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趙宗益興五

世而生趙夙晉獻公十六年伐霍伐魏伐耿滅之皆趙夙御戎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霍太山為祟使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獻公賜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成子衰衰字子餘杜預曰趙夙趙衰兄未詳孰是卜事晉獻公及諸公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難亡奔翟成子從之翟伐廡咎如得二女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成子生盾重耳七十九年而反國為晉文公文公更以姬氏妻成子生同括嬰齊及狄人歸季隗媯姬亦請逆盾與其母既至姬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適子而以叔隗為內子文公二年克原問誰可守者士又教鞅曰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乃以成子為原大夫四年謀

元帥成子曰卻縠可將以成子為卿讓於欒枝先軫八年蒐于清原作五軍乃以成子為卿晉襄公六年成子卒盾伐任國政是為宣子七年襄公卒宣子欲立文公子雍不克更立襄公太子夷臯是為靈公宣子脩明典法晉國以治賈季在狄狄人問趙衰盾孰賢賈季曰趙衰冬之日也趙盾夏之日也靈公立十四年侈而虐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宣子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麇歎其忠敬不忍害而自殺公又伏甲而飲宣子宣子知之趨出公使猛犬噬之其車右提彌明殺犬戰而死公徒有嘗餓于鬻桑宣子見而食之并以食遺其母者倒戈以出宣子宣子出奔族子穿攻靈公弑之宣子未出山而復故太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宣子乃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成公始以卿之適

子為公族餘子為餘子庶子為公行宣子請以括為公族

而已為旄車曰括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臣狄人耳

成公許之宣子卒子莊子朝嗣史記晉景公時趙盾卒子

亦晉成公之八年也書晉胥克有蠱疾卻缺為政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卻缺為政而趙朔為卿則盾已死矣非景

公之時也景公成公晉景公三年莊子將下軍及卒子文

子武嗣初嬰齊通于莊姬莊姬景公之姊也十四年同括

放嬰齊于齊莊姬怨之譖之景公曰同括將為亂十七年

誅同及括武尚幼從姬氏畜子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少畜於宣子孟言於景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

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史記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

止鞠不驍遂我朝及同括嬰齊朝妻晉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生武朔友人程嬰公孫杵臼以計脫武得嗣趙氏今

長左傳景公三年朔方將下軍拒楚于邲十二年晉作六軍始為卿十四年乃成嬰齊十七年禍作而武已生畜

于公宮韓厥為言而復歸其田耳其事皆有本末不可誣也且趙氏太宗非其家亂倚公室而去之勢不能動豈一

大夫屠岸賈所能滅乎春秋之後好事者喜上異說如公羊邾叔術吳語黃池之會其類皆不可信今太史公信此

亦已晉悼公立文子始為卿十三年超將上軍平公十年

遂為正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說之十二年會楚

屈建及諸侯之大夫于宋以弭諸侯之兵楚人衷甲文子

不與較楚不敢動楚人又欲先軟文子亦不爭諸侯貴之

十七年復會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號文子於是

年未五十耄而語媮周劉夏魯叔孫豹秦公子鍼與醫和

皆知其將死歲終而卒子景叔成嗣晉平公非賢君也文

子相之八年能以禮與信結諸侯以無失伯文子死晉遂衰景叔卒子簡子鞅嗣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謀納周敬王明年王入于周十二年六卿滅公族祁氏羊舌氏而分其邑晉公室由此益弱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孔子譏之晉定公十年將盟衛侯簡子使涉佗成何往衛侯請執牛耳二子掇衛侯之手衛侯怒遂叛晉十一年魯曾陽虎來奔簡子納而用之十五年簡子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父兄不聽簡子召午殺之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使藉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午之姻也不與圍午將作亂董安于請備之七月

范中行氏伐趙氏之言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韓不信惡寅魏曼多惡吉射荀躒嬖梁嬰父欲以爲卿范臯夷無寵蔡吉射亦欲作亂謀以嬰父代寅而以臯夷代言射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遂以君命伐范中行氏二子反伐公敗奔朝歌韓魏爲趙氏請十二月盟而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于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發難也討之躒以告簡子簡子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祀之于廟十九年夏簡子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秋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簡子禦之于戚大敗之二十年簡子圍朝歌荀寅奔邯鄲二十



一年簡子圍邯鄲寅奔鮮虞齊人納寅于柏人二十二年  
柏人寅吉射出奔齊趙遂有邯鄲柏人雖名晉卿實專晉  
權奉邑侔於諸侯三十年晉會吳于黃池爭長未決而越  
入吳簡子謂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  
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吳以越難不能久乃先  
晉衛莊公入而不朝于晉三十四年夏簡子伐衛齊救之  
師還冬復伐衛將入其城簡子止之曰怙亂滅國者無後  
衛人出莊公而立般師乃還趙氏有直臣周舍舍死簡子  
每聽朝常不樂大夫問焉簡子曰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  
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晉人悅之有姑布子卿者喜  
相人簡子使相諸子曰無為將軍者至子母恤曰此將軍

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耳對曰天之所命雖賤必貴簡  
子因此盡召諸子與語母恤果賢後又告諸子吾藏寶符  
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爭往無所得母恤還曰已得符矣  
簡子曰奏之母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  
知母恤果賢乃廢世子伯魯而以母恤為世子三十六年  
簡子卒母恤嗣也左傳魯哀公二十年晉定公之三十七年  
死三年喪未終也而史記稱定公三十七年卒簡子除三  
年之喪此說既已謬矣又稱出公十一年簡子疾使太子  
母恤與知伯伐鄭十七年簡子卒襄子元年越圍吳使楚  
隆問吳王蓋出公定公之子也使簡子之死實出公十七  
年則非吳滅之歲使襄子實吊吳王則簡子之死前此矣  
進退不可考據故其記簡子多十八年記襄子少十八年  
言襄子在位凡三十三年而推次襄子行年故襄子在  
圍吳之歲為襄子元年而推次襄子行年故襄子在  
位凡五十三十七年越圍吳襄子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

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襄子曰黃池之  
會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  
業而敵之非晉之所及也吾是以爲降隆曰盍使吳王知  
之乃使隆往弔焉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  
喪與代王會夏屋使厨人操銅斗以食代王陰以斗擊殺  
之及其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  
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磨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  
周爲代成君晉出公十三年襄子從荀瑶伐鄭門子桔栢  
之門瑶謂襄子入之對曰主在此瑶曰惡而無勇何以爲  
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襄子由此怨知氏十七年  
知氏與趙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欲以齊魯伐四

卿四卿恐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是年四卿分地見晉

晉哀公三年趙世家云襄子之四年蓋太史公不能正簡  
襄公立之年故於年表遷就其事尤爲乖舛今簡襄之年  
既正則分邑之年四卿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哀公荀瑶

專決晉國之政四年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以圍

鄭之怨不與瑶怒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戰

策作張孟談史記作孟同蓋而告之曰知伯請地三家而

吾獨弗與其移兵伐我必矣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

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其餘政教猶存其必居晉

陽襄子曰諾發車騎趨晉陽城郭府庫倉廩兵甲既具而

三家之兵至三月不能拔舒兵而圍之決晉水以灌其城

城不沉者三版城中巢居懸釜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

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趙合謀殺守堤之吏決水以灌瑤軍瑤救水軍

犬亂三家交攻之遂禽瑤而分其地史記趙簡子疾五日

曰非病也昔秦繆公嘗如此寤將有所言矣居二日半簡子寤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因言夢所見董安于

之皆驗於後蓋滅范中行立襄子及取代皆兆於夢矣及襄子奔晉陽原過見三人得竹書以遺襄子自稱霍太山亦言戒知伯及武靈王胡服之事此皆戰國好事者所為雜說無所考證存之無益於治亂而有無不可知非為國之要不可載之世家故獨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

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

子必欲傳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立其子浣為太子襄子在位五十一年而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

治中牟此非今之中牟今之中牟非趙地秦秋傳襄子弟

相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相子立非襄子意乃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

史記中山

子烈侯籍立六年趙韓魏始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

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

此說然其子弟據中山乎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

田人万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  
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  
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  
相趙於今四年矣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  
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  
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  
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  
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養無不充君說使謂相國歌者  
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  
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人立烈  
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

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  
齊人四年魏敗我免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  
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  
九年代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房子十一年魏  
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  
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  
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蘭  
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郵攻鄭敗之以與韓  
韓與我長子魏惠王與公中緩爭國成侯與韓因其亂伐  
之敗之濁澤圍魏惠王六年中山築長城魏敗我懷成侯

魏惠王之元年也則濁澤之圍當在五年史記在六年誤矣魏惠王既定位二年改捕于懷敗韓于馬陵據韓魏世

家年表並同而趙世家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

與韓分周以為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

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

年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

致秦十五年助魏攻秦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

氏敬侯十一年三國已滅晉分其地矣至此復分晉者必有餘地昔所未分耳十七年成侯與

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

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

魏拔我邯鄲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

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緹與太子爭立緹敗亡奔韓

太子立是為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

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龍邲鄲不勝死四年朝天子

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年秦使商鞅

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五年起壽陵十六年肅侯

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

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蘇秦自燕來言六國約從以擯秦肅

侯從之以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使秦東

約誦侯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秦以公孫衍為大良造說齊

魏謀共伐趙以敗從約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

兵去肅侯以讓蘇秦秦恐遂去趙而從約解二十二年張

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

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子武靈王立

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武靈王元年陽文君  
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君來朝信宮武  
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  
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  
城鄔四年與韓會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使國人  
謂侯曰君時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有其名乎宣齊  
王九年魏襄王元年會於徐州始相王後十一年秦惠文  
王始稱王明年韓宣惠王燕易王始稱王至此五年趙猶  
不稱王然卒不見趙稱王之李兌約五國伐秦無功罷  
岸自惠文始而追諡武靈王

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  
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此亦舉  
宋之時也臣已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  
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  
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  
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  
百世一時也臣願足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也蘇  
代亦為齊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  
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矣君無構齊  
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  
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奉陽君

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万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

陽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齊破燕十一年王召公子職

於韓立以為燕王樂池送之裴駟曰案燕世家子之死燕人共立公子平是為燕昭王

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遣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也十三年秦拔

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

六年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琴而作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

茗之華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

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天人內其女娃嬴娃嬴孟姚也甚有

寵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十八年秦武王卒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之秦

立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

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

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

藩之地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

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

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

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狄之鄉用力少而功多無盡百姓

之勞而享前世之勲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

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

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王何疑焉於是  
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  
叔服之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  
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  
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今行爲上明  
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  
樂志也事有所出而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  
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  
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  
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  
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

臣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徇知之所居也万物  
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  
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  
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  
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臣以報王  
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  
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  
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剪  
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彫題卻冠絺絺大吳  
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  
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



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  
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  
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  
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  
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  
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  
之備故寡人將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  
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實晉陽  
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伐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  
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  
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

騎射之備近可以侵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  
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  
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  
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  
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而賜胡服明日服  
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母  
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  
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  
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  
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  
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

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  
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  
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  
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  
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  
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  
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  
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  
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初為右軍許  
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勇將車騎趙希并  
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陘者山絕名常也合軍曲陽攻

取丹丘華陽鷓之塞王軍取鄆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  
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  
周裕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大朝於東宮傅國王子何  
是為惠文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肥義為相國并傅王王  
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  
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又欲從雲中九原直南  
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  
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  
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  
王之為人也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二年

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楚懷  
王自秦來奔弗內楚王之未入秦也或謂主父曰三晉合  
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彊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  
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者  
韓而伐楚此亦天下之所明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  
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楚之智山東之愚也虎將即禽禽  
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而歸其死於虎使禽知虎  
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  
相關兩斃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周室甚懼寐忘之今  
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其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

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  
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  
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楚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  
餌趙而離三晉今主美秦之言而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  
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以攻韓韓南無楚北無  
趙韓不待伐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  
秦之彊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  
禍安環中趙矣以彊秦之有韓楚與韓之怒割必深矣  
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  
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  
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

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而多割是秦禍亦不離楚也又利於三晉願王熟計之也趙因起兵伐戎翟成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醕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之章素侈心不服其弟為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殆有私乎小人輕慮淺謀見利而忘害同類相持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無為怨府無為禍梯肥義曰不可言者王父以王屬我也曰無變而度無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吾不敢失吾言也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兌乃數見公子成與謀備田不禮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惡也吾聞之女奴自在朝國之殘也讒目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自今以往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從旁觀群臣宗室之禮見長子章比

面屈於其弟心憐之初章嘗爲太子矣主父得惠后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惠文王乃廢章而立之及惠后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敗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不得食探爵穀食之三月餘餓死沙丘宮成爲相號安平君兌爲司寇王少成兌專政五年與燕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十一年齊秦自立爲東西帝既而皆復爲王董叔與魏和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秦攻魏取安邑諸侯皆賀趙王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彊得安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符通此必加兵於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安邑諸侯皆賀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日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日之來固願承大國之

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平陽君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豕曰平陽君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也大王以孝弟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華陽君涇陽君華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豕曰敝邑之君有母豈不能教誨以惡大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

遇之十三年韓徐將攻齊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兵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樂毅以五國兵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王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啖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意同者楚以伐而中山亡今齊以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

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祭器秦獨私之賦  
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  
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  
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  
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  
以三郡攻上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  
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崑  
山之王不出北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  
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  
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  
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強秦

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至分先俞於趙齊之事  
王宜爲上交而今乃抵臯且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  
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無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  
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  
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  
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  
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  
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冉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  
氏大潦漳水出魏舟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  
伯陽趙奢將攻齊交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  
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

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樂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出大滌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闕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奢號爲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謂左右復言長安君爲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官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子則爲



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燕封宋人榮蚩爲高平君使

將而攻趙趙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城邑五十七以與齊求安平君田單而將之趙奢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三城五十七邑此與敵國戰覆軍殺將而求者也今以此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奢言爲燕守上谷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君奚求安平君爲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僕已言之王王許我矣奢曰君過矣齊之於燕豈如肝涉血之仇耶使平安君愚安用之使安平君知又安肯與燕戰且安平君奚以趙之疆爲趙疆則齊不復伯矣今得疆趙之兵必將曠日持久使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敝府庫倉廩虛乃引兵而歸耳平原君不聽田單將而

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略如奢之言二年惠文  
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  
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褻  
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  
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  
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惟王財之王大喜召平陽  
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  
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  
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  
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

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可  
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  
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  
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  
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  
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寡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大  
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  
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  
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  
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  
軍長平七年王信秦閒免廉頗使趙括代將秦人圍之射

殺括軍四十餘萬降秦秦皆阬之王乃悔不聽趙豹之計  
秦圍邯鄲王欲媾秦虞卿說王請以重寶附楚魏使秦疑  
天下之合從而後秦媾可合也王不聽與趙豹謀遣鄭朱  
入秦為媾諸侯見秦趙為媾遂不肯救趙邯鄲幾拔武垣  
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  
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將景陽魏公子無忌嘗  
來救秦圍乃解十年燕攻且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  
攻秦信梁軍破之西周君納地於秦秦受而歸其君王被  
卒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  
年邯鄲屠焚十四年平原君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  
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使栗腹約歡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

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王  
從之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  
廉頗樂乘為將破殺栗腹虜卿秦十六年廉頗圍燕以  
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樂乘假相將而攻燕圍其國十八  
年延陵鈞率師從廉頗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  
十九年趙與燕易七以龍亢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  
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  
成王卒子悼襄王偃立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  
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  
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  
太子質秦秦復歸之

史記六國年表是歲太子從質秦歸而世家不載其事載秦召春平君

而留之之泚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

而網之秦也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主王必厚割趙

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太子與春平君疑其一人耳

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最不拔移

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之師

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

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王遷立史記遷蓋

曰一日潘王出本悼襄王偃生今王遷年表遷之母倡也

及史考皆無遷謚遷失國後死恐不當有謚

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趙

人輕之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

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

封牧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戰却之五年代地大

動自徐樂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圯東西百

三十步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

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擊之

王信秦閒誅牧而免尚以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忽軍破

聚亡去以王遷降秦人徙遷房陵八年十月邯鄲為秦趙

之亡大夫共立公子嘉為王王代六年秦進兵破嘉遂滅

趙

蘇子曰趙於戰國疆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

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

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

安  
四  
五  
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  
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夫  
矣積此三夫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  
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爲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旣  
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趙世家第十三

